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三

絲集

東陽王乾章選

序類中

贈揚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 高叔嗣

批體

揚 以內翰外補據今為左遷矣此文回護得

上以侍從之臣政未洽于民乃歷試諸外若求輔弼則用是而克諸臣或厭于事而有佚心故弗能于治惟方城揚公不然公舉進士第一人為國史修撰太子中允者已七年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山西京

師視爲邊邑薄之。公無所變已。而徙河南用以修學。政以之轉山東布政司參政。守海右諸道。督漕入都。越十四年轉爲山西右使。九年於外服。益恪不懈。政聲四塞。吏民頤然。靡不嘉頌夫。上厲精中興。本漢宣用蕭望之意。下徙近臣。而公單於六籍。學無所不觀。文章爲當世冠。又不厭爲吏。越望之甚遠。十五年七月二十日轉爲山東左使。迨次公卿之選。叔嗣觀古者興國之臣。皆木訥無文。若澈矣。然而恒治。則其人皆起民間。習知疾苦。所發政善也。故內外均及其既也。皆文學儒生。若華矣。然而不治。則其人皆少貴不聞於事。所發政舛也。故重內而輕外。高皇帝定天下。書十五省設官之制曰。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司。所以承者。朕命宣者。代言布者。張陳之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自參政以下。皆自辟屬。蓋嘗御書其門額。其重如此。山東西京師輔車之地。士馬財賦。緩急以需。後世宜選賢建治。而或薄之。然則積輕豈一日哉。公于山東西皆再履之。熟知閭閻利病。道里隘塞。財賦所出。無不講。國旣賴以爲重。遂據昂

鉉登元宰。受鴻名而左道治。俾天下內外之勢不偏。當繇此已。吏民皆仰望於今。群僚感公之重。咸述明德。作此序辭。以示後式。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秋八月之吉。

送朱升之任序

東海

批文本秦漢體而筋骨約束微有未盡

夫折堅斷勁。剗犀劇玉。向無弗利者。良劔之用也。沙汰滄濯。溶鑄煅鍊。精光愈新者。燕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

約束。細人之胥。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栢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猴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顯名於黍稷。子臧疆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居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鷓草。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

疑而說入。故志既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
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
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
人和之。故高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
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群口也。今倚
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
者見拔。拂者被誣。而異者遭遺。彼徒以太阿假之曹
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
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

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
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巢許。致薄於伊
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不可易也。夫蕪清修潔。行能
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
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
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
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唐龍

批此叙張軍功而賞不酬勞文有感慨

淳南張君字惟裕真定人與龍為同年初授監察御史時當路有媚于中官者勢焰赫赫朝紳多下之淳南獨與抗辯乃出補府推官與青州同知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隄備延綏之西鎮大以軍功聞或曰俎豆之士不辯軍旅之事衣冠之臣不識甲冑之容淳南書生曷有軍功龍曰淳南書生是故有軍功也獨不聞悅詩書者疆晉之師興禮樂者恢漢之業乎夫鎮孤懸一隅城垣僅數里廩會匱乏不足一年之積什

伍之師可數而盡也且四望沙漠塞北之虜控弦鳴鏑鼓行而游其衆如雲慄疾如風兩境日駭淳南至增城之堞密其營壘措謀竭慮積粟二十萬石時聚部內士卒訓而軍法較而伎勇苦樂與同之罔不願致死力嘉靖元年秋虜衆數萬壓境淳南乃激諸將以大義伐鼓彭彭出師桓桓督諸糧餉飛運不絕軍中飽嬉其氣百倍俘獲之級纍纍然當是時黠虜扶傷而遁百姓肝腦得免塗地者淳南之功不可謂不多也二年冬陞本司副使蓋稽年格與甄吏治爾軍

勞猶未之逮也。夫惟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進，進難論，論難賞。至於中官勲戚，足未躡行伍而千金市級，一咲登壇者，直易易爾。蓋踈戚不同而遠近之勢異也。潯南當寇焰方張之時，督陣督餽以夷大憝，何如其烈也。乃未建于進，于論于賞，夫亦勢已乎。然人臣之事君，建功宜廣，取賞宜約，廣者忠之分也，約者廉之節也。功廣則忠宣，賞約則節亮。潯南又何尤焉。

送任宗海序

林俊

批規勉不襲諛詞是古人之風致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焉。田叟村畝，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掇書史，援章條以相擠軋。大吏至則旁聽，仄睨以下上其譏評，適當其意，吹聲鼓響，恒若弗及其弗然。媒蘖以短其真，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才能之收，叙恒首它藩，而庸冒債事，亦徃徃而有。溫江任君宗海之爲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崖馬先生來，速贈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爲告，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始也。其可辭，君慎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聞，遂拜南京監察。

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蠹梳爬風裁尤炳烺可諭左璫失故利私患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江西聲烈其無是豫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無所擇於中外邇踈馬爾策健馬駕輕車以載馳乎熟路無憂其弗至矣古者赭墨其衣冠而禁行人肅後世法日峻犯日以多日械孿敲朴奈其無畏也獨何歟禮義不施而庶耻之風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髮一人則髮者視為耻三之二群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

鬻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為耻故禮義庶耻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庶耻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以率教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誡夫何患貪者不庶暴者不良矯偽者不誠信以自將轉移感動之機有不自我者乎昔晦翁先生提刑浙東以嚴為治清獻公官成都以惠利為本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黨魄落寬猛翕張之政宜亦有可思者先正有言一家哭何如

一路哭。不善人之不去。善人之賊也。君心勉之。吹聲鼓譽。將遍之江之西。以達之。朝堂之上。雄秩峻命。容於君獨捨。朱趙行業。予於君深冀焉。

魚事。願箬溪平寇序。

鄭善夫

批此文叙事断制微似老泉

古稱蠻夷悍輕。易怒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岩峒相嘯呼。如蜂屯螳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百粵之地也。潮漳之隩。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鉞。毓鱸數十里。為道莽如。行不

可駢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獷儇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為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蹈海。視嶽嶠滉漾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圖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在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草薙而禽獮之。由是而魚事。願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于潮。君至潮。號令惟嚴。鞶帑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擐箭

灌。蹙大澹。擣木塞。趾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
鄰盡。自潮之南。蓋先漳。賴之聲。而禡之氣者。昔之善
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語出老子
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湖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即戎。以
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關介胄之口。
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
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
舉真全。不有却走馬以糞乎。潮郡丞林侯序君之績。
欲吾黨張之。次年為正德丁丑。秋七月。日晉安鄭某
為之序。

贈靳兩城序

羅洪先

批詞。樸茂而意周匝。不規規於擬古者。真名筆也。

聖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為
刑。非以迫蹙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為之
禁。大抵約民於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師所為設也。聖
人莫盛於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遜。
敷教在寬。寇攘奸宄。刑期于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
者。自適之謂也。此君所以命臣也。至於伯益矢謨。則

曰罔違道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從已之欲不拂其欲故無怒不干其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於此此臣所以望君也當是時明時治水征苗放罪無所事矣而君臣之間勅戒懇篤不越於此聖人之道其不可見乎雖然使人無怒人之所易解也至於無一足譽則是無可喜之政矣以聖人在位緝績百年明良都俞無敢逸豫顧不足以取悅於民何哉道固有然也凡不足於已者始欲借譽於人譽言之至必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安之休則下有渾渾之俗內

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爲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於無言聖人豈以簡靜自適哉不敢違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悖逐利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誦說者大抵張才美競威明炫飾雅度與其智慮者也夫深文苛法發奸擿伏而不避襲禮讓勤文告於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也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令焉以示信使齊民頷頷然廢衣食捐驅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人情錙銖不當則取平折傷支體者法抵罪彼委積饋勞

與壞繕治而不節。則日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此揖讓而劫奪者也。鈞鉅傳致鉗鉞敲朴。死者相踵。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此持牘而代斃者也。巧賊隱蠹。緣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而搏執之。以爲聰察。此何異於設筭誘之入而利其負也。聞者顧曰。是何踔絕也。蕪人者也。嗚呼。彼暇計民之自適。何如哉。而城靳先生山東之豪傑也。始以進士起家。文學爲一時冠。意若不屑。屏居寡欲。積有歲年。一旦出爲州郡。諸難更試。所在畫一。嘉靖丙午來守。

吉安。吉安於江西十三郡地最廣。號難治。先生下車。罷諸供億。與期會。條教刑無妄施。獄不濫繫。食任糠覈。器絕錯采。未數月。郡中少事。父之民役於官者。如在野。野不識官府人。府中吏未嘗狎宴廢事。晨起抱文書上堂。印署畢。竟日坐舍中。無所咨請。然終歲侍左右。不蒙詬詈。士大夫居其上。無起居伏謁之煩。先生故精詣默識。書傳易象歌詩騷文。追逼古雅。不一持示諸生。有所疑問。隨言解譬而已。亦不樂著論說。使其流誦。旣三年。當考吏民士庶。不忍其去。問太守。

何以得此耶。吏民士庶不能盡言其故也。嗚呼。此非以生全休息爲政矣乎。先生問謂余曰。嘗令吏取文書久不至。心將拂然。旋悟曰。是將以自戕矣。夫不忍動念於去來遲速之間。以爲自戕。其忍以張飾競眩勞其心乎。又忍以張飾競眩戕其民乎。世之質遠於厚而似簡靜者。非其難諧於俗。則無所主於中。此無論矣。強力足以撼重。絕識足以剴繁。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有如先生者。卒不能役已少有所徇。顧曰。是戕心與否。嗟夫。豈可與尋常道哉。先生行於滿之次日。九邑之令某某相聚謀曰。孰能發吾吏民士庶之情。以祝其復來乎。則相率而問於余。惟吉郡舊守論考。嘗以九年爲限。其吏民士庶願留者。則進其秩而許之。今時其能行乎。不可必也。雖然。先生以聖人之道。自適於已者。與吉郡之民生全休息。忍棄而不歸乎。余不佞。謹叙以俟之。使九邑之令守其故。以待先生之來。且望後政務師先生而求進焉。無或急人之譽。輕於違道以自戕也。

贈黃滄溪序

羅洪先

批直寫一段自得之趣不必模擬先秦兩漢

古之述良吏者必先公儀休至漢之臣多以良二千石拜丞相其人雖衆然獨黃霸爲首稱此二人者跡其行事擬之聖門諸子即由求豈多讓哉然論道術者恒莫之與何也吾嘗考之道術之人其行與罷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求其自足而已固無與於人之知與否也其於人之利害如肌膚之必愛疾痛之必去求以自安而已亦無與於人之譽與否也夫是之謂盡實若夫其行也必甚有可喜者而非必人之皆

有利也其罷也必甚有所逆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害也是則有以悅人之耳目而不求稱吾心夫人之耳目短淺取效呼吸之間而不能達之於歲月之外彼事功之遠且大者固非歲月之外不可速就則是耳目未足憑也必求耳目之悅而不求稱心則必有違心之行行至違心治狀雖章忠信微矣夫是之謂徇名徇名者盡實之反也人之言曰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嗚呼此矯世之論非其至也夫破矩規決綱維恣其胸臆無所顧藉其視蹈步而行擇句而語者不亦

大相遠哉。故曰莫若好名。雖然名由盡實而後生。斯固道術之表。而積善之徵者。一有徇焉。致其飭而至於遠。心以悅人之耳目。則離親圯族。詭世拂常之變。日起。故夫拔葵去織之儉。道烏亭猪之察者。是休與霸之所爲。君子者弗之尚也。即是推之。凡惇恂質直。遲鈍簡默。節抑謙退。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皆盡實之類。然非今世之所取也。今聞廣交。敏給多能。巧文銳功。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皆徇名之類。然非今世之所惡也。豈惟莫或惡之。求其庶幾焉者。猶不可得。况其近於盡實者哉。以今世而有若人焉。為君子者。其驚嗟愛慕。宜如何也。余未聞君子之道。然竊有感於滄溪黃公。公為吉安四年矣。不獨余之固陋者能知公也。即吉安士民無遠近。衆寡莫不稱之。如出一口。余是以知盡實者未嘗不為今世所取。顧所取或不在是。其亦可以類推也。夫公為人朴茂。無華應接。唯諾必以情。其於寮友恂恂焉。如其家之昆季。肝膈畢露。未嘗立異相高下也。其於屬吏於士民。歐歐然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相係。未嘗立威相彈壓也。治獄有哀矜之仁。而不好訐以為明。

事上有守正之節。而不廢法以相附。晷呼呵喝之苦。不及里閭。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此衆人耳目之所及。非其難也。人之持風裁者。必不敢輒干以私。公自處甚潔。遇人有恩。為之言者。未嘗逆其有他。俱得自盡。然其裁鑒固未病也。於死囚尤極寬慈。滌械除穢。食飲以時。守者怠事。間至逸禁。左右奔告。公第自責而已。未嘗移怒守者也。比就逮。公猶貶服待罪如故。未嘗藉口遽釋念也。公之意以為吾惟決於理之是非爾。於人言乎何恤。幽隱或遺。固非為民父母之道也。且人既蹈於罪。求其生而不得矣。即使須臾無死。猶足以致吾之惻怛。而遽有死之之心。所不忍也。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為絕物。有黃霸之明。而不為已甚。抱謙抑恂直之德。而無功能敏巧之聲。故出於不得已而後行。非其有所喜也。與民休息而後罷。非其有所拂也。寧受人之疑。而不能拒人以自明。寧受人之欺。而不能戕人以自利。然卒莫有疑而欺之者。公亦不之與知也。此惟內與心謀。而於衆人耳目不復計者。然後足以語此。是豈近世功名之士可及。

哉。公之遺術不聞其詳。即其不喜近名之心。推之其
緊得矣。公將入覲。治九邑者。某某等咸索言為贈。余
復之曰。公不近名。慎無以譽言獻。既而惧其不釋也。
則為叙其故。俾未深知公者。咸有取焉。亦以廣公教。
令俟他日。傳良吏者。得類書云。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王維楨

批 魏野全學史記似乎盡虎此作獨覺粹雅錄

傅大夫為工部郎中三年。諸大夫游者。乃往往稱大
夫焉。大夫之為人。也能而不伐。異而不爭。嘗坐稠客

中。客多出高論。遞相詡下。獨大夫端纓帖聽。不和一
語。然于客言。則中度臧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幽
勿穆。不稍見也。豈古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于
縉紳間。以此選于吏部。為廣信太守。客曰。廣信善厥
職。史維禎詰之曰。諸稱廣信善厥職者。奚觀也。客曰。
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震猛而暴抗者。百
姓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用尼。夫隰
下而水趣之矣。茅柔而人藉之矣。既溫且恭。將無僻
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來。繫占其今。維禎曰。

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乃所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睹也。廣信爲卽吏，猶問學不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昔是非之鑑，譬如淵谷，百物異聚。予私嘗探究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事，不矯不隨，不兢不却，不爲利回，不爲勢劫。以此兩者窺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溫恭已也。初廣信守缺，吏部以大夫請補，疏略曰：今天下吏治紛紛靡矣。淺者困施懦者隳綱，安望其就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也，誠得沉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撼至不搖。則廣信治，臣程品郎署中，獨傳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日月藏精，則人昧晝夜矣。虎豹當嶠，則人廢樵蘇矣。故閭極啓疑，疑者易叛，強甚于懼。懼者難輯，能沉能明，能毅能馴，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築野，傳大夫號築野，諸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傳氏守廣信甚理，孰是道也。寧獨善一國哉。廣信往六月而王生復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致之，稱曰贈云。

送南元善入覲序

王守仁

批始嗾士民之欲而終得其心父母嚴師詆忍其去曲盡留行者之情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慝窟
據根盤。良牧相彙。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頽靡。至
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
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
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誅。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
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
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同學之不講而教

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外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
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
蔽於習染。闕然疑以駭。曰。是迂濶之談。將廢吾事。則
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大夫之為元善
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
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
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
諄焉。壘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
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

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息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右膝下而侍。凡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批前叙作令之難令讀之可以懼後叙作令之

道令可自恃而不懼此關世教之文

海內之執譬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繇撫巡而
藩臬是坐論者也繇藩臬而府州縣是役使者也然
縣尤難此譬以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爲
指者常病矣一省之大凡在上治者一人於縣無不
統也爲縣者常病矣是故政令不宜則病因而行之
則民被其疵因而不行則我受其罪如此病已數易

則病巡撫意有所出御史方思而矯之前者革之後
者方思而復之如此病已計三歲終撫易一人或二
人御史易三人矣藩臬諸公大抵半易當是時縣方
承其後雖冉季猶難民性五方異宜緩治之不能不
驕也急治之不能不怨也計百里之境一人領其上
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能知百姓之心乎吾朝夕
奉上簿書不暇事上不暇而暇行政乎二者均之難
然民之難未若事上之難也故爲縣者順於下邪則
民蒙其利而上不之予順於上邪則上予之而民不

蒙其利。上予之則賢。上不之予則否。而朝廷之用人也。常繇之。然則順於上乎。吾秉道而行。不失諸已。上果其人。則猶我予也。設非其人。猶足免於罪戾矣。然則順於下乎。此賢人之所以有志。而衆人以爲不暇。泛泛焉視之而棄之者也。人臣幸得事天子。雖繇令至公。鄉鼎食無足異者。無內外皆臣也。豈以一縣而棄之哉。天子以印綬假我。它人欲從旁撓之乎。故上令可行行之。不可行吾不行也。寵利毀譽無秋毫疑於心。政成而後去。治定而賞及之。則奏功乎一縣而天下且頌之。又何計難乎。此吾意也。凡前難之者衆人意也。鄉人徐崇教舉進士三年始試。江陵友人旣祖之。則繼之以言。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朱應登

批工作龐役叙得如此雅教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洿。長隄委屬。南接秦郵。甃湖匯焉。布濩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更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渚者日以溢焉。隄故有

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千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大水歲因以不登於是上下始怛怛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䟽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蒞是邦祗載厥事而邵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責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闕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克其費以鋤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隣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土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甃工寬間之阜而搏者寔廣廼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旣和交臂受事旣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圯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者以安於

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芻者。焚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者。積喟之餘。拭觀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應登。郿人也。其欣戚之情。視衆均焉。廼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為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老以為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為民興利者焉。夫為民興利者。故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參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逡巡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為之先。無德色以為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即二子之功。在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此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彭石屋序

唐順之

批古人取予嚴於一介此文即辭供應一節而

批槩其賢有官守者可惕然警省矣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
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志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適而不敢怨。此豈有二毫利之也哉。宋儒
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者為
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

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
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
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燕耳。何太史公舍彼
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燕也。其意可知矣。蓋
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己。必能為人也歟。
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一
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
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所
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黷

胃無耻者則可耳。其夫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浚我。以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恠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况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

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屋。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已。而其仕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也。于是

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
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
及於儒者爲己爲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
告爲宜興者也。

送陳深州序

殷雲霄

批通篇止論深州險要、宜思患豫防、至末方論

陳君一句、此見古道、今則諛佞之詞、徒以悅
人耳。

雲霄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
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可出沒、往來隙徑、徘徊慨嘆、
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治久矣。北觀大漠、平沙漫草、浩浩無人行跡。令
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
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諾、歸
卧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鷄豚、或挾弓矢、獵狐
兔、爲樂。南有孤竹山、攜椒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
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
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邃谷大麓、多虎

豹熊罷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鳧鷗泛拍洪濤巨浸中茲其有食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累憂艱遘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吏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眊眊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者尚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出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虜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蹏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謾不悔嘗爲何語乃今知之夫人情常怠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籍葦嘯聚十餘人左持弓右杖數矢馳呼千室之色開門坐公館包鮑牛豚宜樂數日令其徒分割掠村落虜子女玉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况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距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脩哉陳君慨慷多大節其爲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批民風由淳而澆長吏浚民而民窮豈特一宜興哉此可為通勸矣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豕異獻柿栗茶
薺之饒其民人工織履治絲葛善獵射有食其土不
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
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巖
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蕘畏吏而簡訟山澤之
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
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回溪峻嶺飛泉石竇

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
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
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
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押闔既無以異於大都
誼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
之畔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者
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
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簿書
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

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
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
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爲吏者
見民之饒給。又蠹蠹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
民生日以殫斃。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
率在長吏矣。於今。廼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
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絜
已而恕人。未嘗取辨於敲朴。鈎擿。以爲能。然而其期
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
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至理
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爐冶。惟其所鑄。南
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
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
然爲之改觀。勃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
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
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
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
望於侯焉。

贈楊明甫序

崔銑

批詞簡約而意道緊短篇之精者

予讀漢史至范萊蕪釜釜之歌曰史雲固食君祿何貧至此哉今樂安楊君來令我邑瓶常乏粟庖亦缺薪嘗遭久霖廼斧敝篋以爨蓋我邑路居午達大夫士日沓至官餼不足楊君不忍更斂于民輒助以已俸况古人仕以爲道祿以供父母又餘則周宗人活故舊耻私君澤自潤君子固宜貧哉楊君以日之二分待行旅而以其一理縣務必決於一日中蓋積事并日則力不周而弊生故常午始晨餐繼燭以治簿書今甲午冬隨群吏入觀斯朝延陟明黜幽之期其有力挈公道拔及微僻者乎而抑群占於常曹徒考其細文末績也昔史雲謂王子炳李固爲知友他日逢子炳於途鄙其都從騎也避匿不見古之君子以道望人如此况肯僕僕於貴者之門而倖已寸升也哉乃酌酒告君曰士惟自立則可強自此之外靜需而順受可也

送陸訓導序

唐順之

批 陸訓導業詩又因官海益也欲其以雅調而
易淫聲切當切當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
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
雅頌幸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
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蕢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
十而再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關雎而曰皦如也
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
篇皆被之箎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
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

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
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
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譜鹿
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
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
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
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
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飲酒學官命弟子時
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噶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

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楨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于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爲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爲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爲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爲教之官。竊以爲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爲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辯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辯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實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諱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噫。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別三子序

王守仁

批師弟之情藹然溢於言外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
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
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
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
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
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
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
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
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子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者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王生序

李夢陽

批始序王生事甚奇終教之其語甚正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糲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胄也一旦棄牧箠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

明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坳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息壽雙慶詩後序

王守仁

批氣魄昌大詞采斐然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臣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臣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臣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臣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

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臣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臣為壽。不必柔滑旨甘。臣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臣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臣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臣拂其情。而曰吾臣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

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歆嗜喜旦夕孰與名
書簡冊且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且
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襲臯且明我之能
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且是願其子
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且願其
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且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且是
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
異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
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
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憐大奸使不得
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且
免天子一方之碩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
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且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
公孺人之賢斯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且修其身教其
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
為序之云爾

贈湯雲谷

王守仁

批祝壽文古亦之有也而獨盛於今南山松柏駕鹿殮芝

套可厭此作獨發精思於畦徑之外愈諷誦愈可愛

弘治壬戌春某酉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僊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王宸感陶隱居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肩間慘然猶有恒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

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子自吏部徙官南大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迺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

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干，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橫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

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入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倣，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爲

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又徙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王九思

批叙事後容舒華鋪采無光詞八九調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其歸命而道阻弗果行甚恨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具道所由來請決進止將軍迎見甚喜稱說鄉里問道故舊具盃

酒接殷勤之歡九思托于麾下竊有所獻以爲將軍壽蓋采諸風謠撰述功德云又一月賊平九思謳吟歌笑取道西歸比歸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於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竊自念曰安得時將軍又豈愛盜賊哉未幾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錫麟衣玉帶以部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郡邑殺害憲臣醜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旣至少保公曰賊乍叛或言撫

吾以爲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狼子野心非可以人理化也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噉其肉而向者憲臣之家所爲切齒而腐心者也兵法不云賊首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爲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爲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千里深入擊賊賴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芴雖然無敢或怠怠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潼川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北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弱男婦若干人計其終始則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蓋綱紀于茲之日久矣乃不自有而曰平賊將軍功大宜有所稱述比于凱歌不可但已于是命之九思受命仰而賀曰矯矯乎壯哉平賊將軍之爲真將軍矣廼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九思蓋嘗聞睹度今比昔如蹈一軌而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兵因險而愈竒勢乘勝而芴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雖然嘗受教于君子矣委身

以報國誠心以恤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
宜有若將軍秩列侯食萬戶河山之盟與國終始慶
流苗裔益永弗替矣書不云乎功懋懋賞九思頑鈍
寘伏林藪方與齊民歌舞太平之休思慕將軍無以
承顏接辭稱壽麾下如壽州時而于中丞公之命致
私願焉將軍猶能記憶九思否也

送清浪鐵參將序

喬世寧

批 參將新擢統於立功此序征苗利害以摧折
其英氣詞嚴義正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獠也能記錄新建伯征戰

方畧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叛都御史
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山谷險
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
聞都御史蓋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參將
闕是時將軍為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為上言都
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
即以都指揮任參將便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
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
無不以為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也余聞苗

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士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寇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士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勤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效。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又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略蓋世。時方

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士兵助順。賴天子明聖。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與。熟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叙梅幼和

顏子木

批前學屈原後學左氏

十二年秋七月。梅子將如旌德。子木造焉。曰。子之茲違也。殆修翎直。措以加鏃乎。範金埽埴。以善模乎。鍛火淬水。以利鏑乎。當蛇龍乎。滋拱把木乎。韜光明乎。整羽毛乎。壅木待以十年乎。堅基卜築乎。茲數者不足

以成之。吾聞之處子之歸也。若考敕曰。爾共乃夫子。毋怠其毋涕而言曰。往而家。無懷吾二人。夫子今出。視處子之歸也。夫闐闐天之道也。進退義之則也。往來心之殆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其戒乎。梅子曰。不然。吾聞之。民之生也。家以產之。國以庸之。斯二者義兼之矣。往而復人之情也。事之會也。夫吾將以委身也。言有家也。思以寄之。寄則趨趨則安安。則善善則推順。處其親曰寄。道不偏激曰趨。心無反側曰安。指事和平曰善。權乃所有曰推。惠澤及人曰仁。

入身不苟曰禮。成功立名曰伐。狃機而退曰明。終乃
壽年曰樂。吾終身無以踰此矣。夫淺測深。小視大。迹
論心。粗入鑿。此之謂四蔽人矣。吾誠懼子之不吾協
也。子木辭而出。數日。梅子果行。

叙作忠使

顏子木

批全學國語

子疾將歸。羊未筮之。過無妄之七。目無妄之疾。勿
藥有喜。再筮。過觀之。漸。目觀我生。進退。賀。目子疾瘳
矣。夫疾氣之疾也。物之變也。皆不免矣。三辰弗耀。節

叙不叙。猛風活雨。百物凋敝。天之疾也。山川崩竭。草
木不長。石裂地坼。變性百出。地之疾也。燠寒失治。榮
衛受侵。五性七慾。四肢百骸。人之病也。惟君子運氣
以法天也。含章以效地也。制欲以執禮也。祛邪以行
義也。禦崇以至誠也。謹身節用。無所不祇。夫然而疾
也。故曰無妄之疾。夫无妄則誠矣。誠則天地動。鬼神
歆。疾茲瘳矣。若浮沈遲數。以診脈也。參。木薑桂。以治
性也。寒涼溫燥。以和劑也。君子其何之能庸。故勿藥
有喜也。夫子之災也。告諸大夫。大夫聽焉。告諸

皇明百家文卷之三十一
天王天王閔焉。國人或曰。侂子胡疾之遽。歸于楚。夫出處人之大節也。君子之規也。小人之式也。瞑眩之藥。說以瘳商。孟軻采薪。不終捨于齊也。子其無曰。余無攸司。進退裕焉。夫國人知之。鬼神相之。何以辭焉。進退之際。可不審乎。侂子曰。鳥則依水。豈能離水。子言信矣。行將復。

穆天子傳序

康海

批傳奇本。燕唐不信。就中發出。正天議論。可取。穆天子傳。蓋紀當時巡遊之事。至穆王窮覽遐域。若此也。豈造父

毋則去中國數萬里餘矣。自後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猶未覩所崑崙者。何穆王窮覽遐域若此也。豈造父奇能。與八駿超絕故哉。當其時。供億不休者。四五年。百姓騷然。罷苦矣。至使外則荒服不來。內則徐偃作難。于是甫刑就權。祈招宣刺。周道從此衰矣。嗟乎。觀逸遊田之樂。蕩佚心志。幾于覆宗社。而猶莫悟也。豈不誤哉。秦漢以來。求僊祠神。徧名山川。彼豈無所羨慕哉。此其事無足采者。余以其文辭類古周書。又其事與太史公合。而山川諸怪物。又皆域中異聞也。

皇明... 卷之三十一
至其七萃之士。簡省兵衛。黃竹之詩。憫恤士徒。則後世亦不可見矣。斯不足以觀盛衰之跡。明得失之故邪。故閱覽好古之士。益亟稱焉。若謂諷一勸百。無益治道。則人主可不必觀也。

老子集解序

薛蕙

批 老氏證心鍊性吾儒存心養性其源委本同但致用處差異耳入批曰猶龍經曰道德可以異端斥之哉西園集解高蘇門序之詳矣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廼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

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僊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斷齋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者諸老子無異也廼知昔之所

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木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之人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

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恠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

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為此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為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為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為入道之一助云爾。

左粹類纂序

黃省曾

批

昔左氏羅集國史寶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是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綜表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以浮誇闊誕者為病，然而文詞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善乎劉生之評，謂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六經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不其信與。近世往喆之好左氏而予得接其緒論者，若吳郡守谿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者也。故王公蘊英揚華，每每吐之撰造，且揭其酬對者，別錄而研覽邵公

於玩繹而有得者。矩武其言而標之簡端。李公則又精洞神會。與之深化。故發於菁藻。渾無左氏之迹矣。迨於今之天下。文章翕然淪變。日入於促捷深詭之體。百五十餘年。漸涵程雅之式。俱閣廢不省。而憂之者。則慮其學左氏而趨之也。固有鉤象與綴而流於晦曖者。然童叟未習。其出尤爲妖竒。刑範之言。一切斥咲而庸腐之。予則以爲此恐心術之變。若或使之。非左氏之咎也。且予之所知好左氏者。莫如三公。今三公者之文。皆紈餘光白。果有促捷深詭之態乎。是以知非左氏之咎也。予友施弘濟。氏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下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若干卷。命曰類纂。於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通方君子。必於施子乎。是德也。或曰左氏所記多衰世之事。殆不可以訓乎。予曰。桀紂淫。霍醜迹。備錄於商周之典。仲尼所書。其皆善者否乎。旣曰史矣。則善鑒惡戒。皆可訓也。夫何

皇明百家文卷之三
疵焉之有。

漢紀序

何景明

批理與事合故經與史通此論亦發人所未發者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臣賢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蓋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史氏漢紀其

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稽叅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誼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

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明則理得。事逸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爲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於姓名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恠於傳。以故是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三

絲集終

